

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GREATEST CLOSING ARGUMENTS PROTECTING CIVIL LIBERTIES

摇摇欲坠的哭墙

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

MICHAEL S LIEF

[美] 迈克尔·利夫

H. MITCHELL CALDWELL

米切尔·考德威尔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GREATEST CLOSING ARGUMENTS PROTECTING CIVIL LIBERTIES

摇摇欲坠的哭墙

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

MICHAEL S LIEF

[美] 迈克尔·利夫

H. MITCHELL CALDWELL

米切尔·考德威尔 / 著

潘伟杰 高 韩 朱慧慧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摇欲坠的哭墙: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美)利夫,(美)考德威尔著;
潘伟杰 高韡 朱慧慧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7

ISBN 7-80225-092-7

I.摇... II.①利... ②考... ③潘... ④高... ⑤朱...

III.审判—案例—美国 IV.D9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662 号

摇摇欲坠的哭墙: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终结辩论

(美)利夫,(美)考德威尔/著 潘伟杰 高韡 朱慧慧/译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秦巍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 130 1/32

印张:13.375 字数:351 千

版次:2006 年 7 月第一版 200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by MICHAEL S LIEF and H. MITCHELL CALDWELL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MICHAEL S LIEF and H. MITCHELL CALDWELL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致 谢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顾问和总代理商莫林和埃里克·拉舍。感谢我们才华出众的编辑利萨·德鲁。我们非常高兴地说明,法学院的学生为本书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创作是本书的生命之所在。他们是迈克尔·布莱德、乔希·斯坦姆巴格、威廉·伯拉德、詹森·巴尔桑蒂、查尔斯·凯尼恩、迈克尔·切诺维科、K. 葛拉汉、苏珊·希尔,尤其要感谢查里汀·汉森。

同样,我们要感谢菲利普斯·尼泽律师事务所的玛丽·科斯格罗,正是她为我们提供了福克案的资料;我们要感谢保罗·康拉德太太和《洛杉矶时报》。

最后,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必须感谢我们的文字处理员和宣传人员,他们是利萨·施密特、坎迪斯·沃伦、希拉·麦克唐纳和阿琳·杰克。

感谢所有的人。

引言

2001年9月11日,1963年11月22日,1941年10月7日,所有的美国人——无论长幼——都会记得他们当时身处何地,在做什么,那时,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谋杀和战争这些恐怖的行为。一时间,一切都改变了。一声巨响——飞机引擎隆隆作响声,枪声,不幸的人们的叫喊声——我们的国家再一次失去了很多无辜的人民。

但并不是每一次重要的改变都得到众人的关注。

一些不太起眼的事情同样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有些美国文化、社会和法律中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并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只是一小部分人见证了历史的变化。就如扔进池塘中的鹅卵石,这些似乎并不重要的事件——无法想像地扩大着影响——产生了不断扩大着的波浪,我们无法预见这些事件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个妇女来到选举点,进行了投票,她因此犯了罪,被警察逮捕了。一对苦恼的夫妇要求医生同意她的女儿有尊严地死去,而他们却被告知这样做是违法的,他们的希望遭到了谴责。为了不让一个他们认为低能的年轻妇女把自己有缺陷的智力遗传给她的孩子,医生不允许她生育,并对她进行强制绝育。

几年后,另一个妇女毫无顾忌地进行了投票;一个男子在妻子的陪同下在进行手术前签署了不予急救遗嘱。每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享受着处分自己的财产和身体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选举的自由,这些都是150年来生活在各州的美国人在法庭上进行艰难斗争的结果。

当我们的社会已试图解开奴隶制度或者死亡权的戈尔迪之结的时候,政治过程往往被证明无力也不愿去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于是那些律师们,男的和女的,充当起了临时的代理人。当立法者面对这些问题不愿也不能立法的时候,美国人民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司法系统。所以,律师和法官往往要最先面对那些最麻烦的事情。事后,我们会说,有时候他们是对的(释放艾米斯塔号上的奴隶),有时候他们是错的(强制卡丽巴克绝育)。但是,同样是在事后,我们认识到,这些审判有助于解决美国人所面临的重要的、复杂的问题。

这一过程至今没有改变。在法庭上,我们民主传统的基本原则与我们的未来联系到了一起。这一过程这样开始:证词被收集,证人离开。陪审团坐在那里,法庭一片寂静。律师走上律师席,站在陪审团面前,停顿片刻,然后开始发言。陪审团听着双方娴熟的举证和缜密的分析,有些人沉浸在精彩的辩论中,有些人作着记录,另外一些人只是听着。

当律师请求或者有时候要求陪审团采纳自己的意见时,辩论就达到了高潮。然后陪审团就离席,讨论他们的所见所闻。当他们再次回到法庭时,法官会问道:“陪审团有结果了吗?”陪审团团长站起来答道。“是的,法官大人。”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庭说吗?”回答声在法庭中回响,所有美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收集了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案件的总结陈词,没有对案件进行夸张或粉饰。我们为这本书所选取的辩论过程涉及我们对民权的理解。我们挑选了这些案件,是因为它们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他们体现了至今仍然享有盛名的和那些已经不为读者所知的律师们的杰出的工作。

我们对案件辩论过程的篇幅进行了删减。我们的法庭经验告诉我们,律师们往往会关注特定事实的细节——这些对陪审团来说可能是必需的,但是并不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增加他们的兴趣。我们把这部分删除,保留了精彩的总结陈词。当然,我们没有增加任何

内容。

至今,只有陪审席上的 12 位陪审员或者最高法院法官席上的 9 位法官完全感受到这些言词对他们的心灵产生的震撼。不过,现在,你可以坐在法庭里,身临其境地体会那些最重要的斗争,扪心自问:“我会怎么做? 我会如何投票?”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章 生存还是死亡

凯伦·安·奎南和死亡的权利	1
---------------------	---

只要找到适当的配套医学仪器,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逃避死亡,有什么比成为这种被误导的信仰的活祭更加令人可耻呢?

第二章 艾米斯塔案

一个自由人是否可以被迫成为奴隶	58
-----------------------	----

美国是否可以为了奴役一些人而成为诉讼的当事人,这些人被抛至我国的海岸上,在我们这个自由的主权国家被发现时,他们是自由人。

第三章 敌人在内部

广播明星约翰·亨利·福克挑战麦卡锡时代的 黑名单	103
-----------------------------------	-----

本案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允许政府保护我们……
也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允许以赚钱为目的的警员的存在?

第四章 女性的应有地位

苏珊·B. 安东尼进行投票并争取选举权 161

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小男人说道,妇女不应该和男人有相同的权利,因为基督是男人。那么,基督从哪里来?他是上帝和一个妇女的孩子。他和男人无关。

第五章 事实应该让你自由

英国王室和殖民政府企图钳制报纸出版商约翰·皮特·曾格和年轻的美国出版业 205

在纽约,一个人可以非常随意地提及他的神,但是当他说到他的总督时,就得十分小心了。

第六章 色情书大亨与传教士之战

拉里·弗林特对抗道德多数派并成为言论自由的意外赢家 245

如果没有斗争,就不会有进步。那些承认自己爱好和平反对骚乱的人啊,他们却希望不劳而获。他们想要不夹杂着电闪雷鸣的雨,他们想要没有汹涌波涛的风平浪静的海洋。

第七章 什么代价如此之高?

一位妇女为了生存与癌症和她的健康维护组织之间的斗争 309

你们将帮助我们决定,到底是让那些成为这个领域专家的主治医生决定什么是对病人最好的治疗方法,还是让那些没有临床经验、但是却受激励机制,那些干涉医生—病人关系的激励机制影响的

副院长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第八章 清洗基因库

卡丽·巴克被迫接受的绝育手术以及对生殖自由的限制 374

与其等着将我们那些犯了罪的堕落的后代处死，或者让他们因为低能而饱受饥饿，莫如我们通过制止那些不适宜生育的人繁衍他们的后代而避免这一切的发生，这将对社会来说更有利的做法。……三代低能对社会来说已经足够了。

第一章 生存还是死亡

凯伦·安·奎南和死亡的权利

只要找到适当的配套医学仪器,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
逃避死亡,有什么比成为这种被误导的信仰的活祭更加今
人可耻呢?

——保罗·W. 阿姆斯特朗

即使凯伦·安·奎南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即使她只
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即使她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是
什么人,有什么权利放弃这一机会?我们是什么人,有什么
权利放弃生命?

——拉尔夫·保兹奥

美国人每个礼拜都在像《ER》这样的连续剧中听到“自然死亡声明”、“临终拒绝急救声明”、“非常措施”这些措辞,人们对它们很熟悉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这些措辞所蕴藏着的悲惨故事。约瑟夫和朱丽叶·奎南失去了一个女儿,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美国人获得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

1953年,奎南夫妇——一对年轻的中产阶级夫妇,从纽约西部来到新泽西州的兰丁。奎南夫妇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他们希望家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但是朱丽叶数次怀孕都流产了。还有一次,她产下一个死婴。他们只能以领养孩子来实现愿望。1954

年，他们决定领养一个女婴——凯伦·安。当天主教會的修女将孩子交给朱丽叶时说到：“虽然这个孩子是由我们交给你的，但她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奎南夫妇爱他们的女儿，虽然在领养后朱丽叶生了两个孩子，但凯伦·安一直是家中的掌上明珠。

1975年4月15日，21岁的凯伦·安和室友们一起外出参加一个生日聚会。他们来到一个路边的小酒馆，凯伦·安喝了几杯酒之后行为古怪——好像马上要昏倒的样子。她的朋友们后来在医院说他们不知道凯伦·安喝得这么醉。事实上，他们不知道的是，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凯伦·安将巴比妥酸和酒精混在一起喝，而这是致命的。

他们将东倒西歪的凯伦·安弄上车，送她回住处。凯伦·安在后座上不停地打盹。当他们到凯伦·安住的地方后，她的室友们将她扶上楼，放到床上，然后就下楼聊天去了。后来，当他们再去看她时，发现床上的凯伦·安已经停止呼吸了。镇静剂和酒精使心脏停止了跳动。

凯伦·安的室友吓坏了，试图去救她，其中的一个室友对她进行人工呼吸，另外一个则打电话给医务人员。凯伦·安的脸变为蓝色，在一个警察到来对她进行人工呼吸前，她自己就开始呼吸了。但是，她没有恢复意识，再也没有醒过来。

在牛顿纪念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们给凯伦·安进行了检查，她的瞳孔对光线没有反应，对疼痛同样失去了反应。约瑟夫和朱丽叶·奎南急忙赶到医院，陪着凯伦·安。朱丽叶亲吻着女儿的额头，她希望凯伦·安只是沉睡，第二天早上她就会醒来。

三天后，罗伯特·莫尔斯医生应凯伦主治医生的要求，对她进行了检查。他发现凯伦由于大脑皮层受损而昏迷，她的双手弯曲着，双脚笔直地伸着，由人工呼吸器帮助呼吸。莫尔斯医生无法获得凯伦·安在何种情况下被医院接收的详细报告。后来，他证明这一报告对于神经方面的诊断是至关重要的。无奈之下，他只能依据医院的一些记录和他自己的诊断得出结论：凯伦的状况很有可能是血液

中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的。

当凯伦·安转到新泽西丹维尔圣克莱亚医院时，她仍然昏迷着，依靠人工呼吸器呼吸，并且已经作过一次气管切开手术。莫尔斯医生对她进行了脑电图测试，检查脑电波的活动情况，其结果表明脑电波不正常，有一些与她临床的表现一致的活动。其他重要的对于神经方面的检查，包括脑扫描、血管造影片、腰椎穿刺都正常。

莫尔斯解释说有两种基本的昏迷状态，沉睡式的无反应和清醒的无反应。凯伦·安最初处于沉睡式的无反应状态，但很快形成“沉睡——清醒”的循环，很明显，是一个昏迷病人病情在三到四周内好转的正常表现。当处于清醒的状态时，她会眨眼睛，会大声喊叫，但是她仍然完全感觉不到她身边的任何人、任何事。

凯伦·安的状况称为“持续性植物状态”。她的身体保留了一些简单的、机械的神经功能，但是她的大脑不能在一个较高的智力的层次上活动。处于植物状态的病人没有意识，但是对体温、血压、咀嚼、吞咽、入睡和苏醒活动起控制作用的大脑最原始的部分功能仍然是正常的。本质上来讲，就是凯伦·安大脑中对她表现为人所特有的那部分行为——说话、感觉、唱歌、思考——起到控制作用的那部分已经不发挥作用了。

凯伦·安通过由鼻孔到胃的一根鼻胃管进食。她只会进行一些基础反射，未丧失的一小部分脑干机能不足以控制她的呼吸，所以她需要人工呼吸器。

凯伦·安并不像通常认为处于昏迷状态的人那样，像睡美人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虽然她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但是她经常会有一些动作。像凯伦·安这样的处于长期性植物状态的病人可能对一些特定的刺激有反应，比如变换一下他们的面部表情，甚至是移动一下他们的四肢，但这些反应是“觉醒而无意识”状态的表现。虽然她的眼睛会动，但眼神不能停留在一个物体上，更何况是跟随一个移动着的物体。

皮肤苍白，不停地出汗，经常是大汗淋漓，凯伦·安有时对痛的

刺激有反应,并会作出怪相,接着手脚变得更僵硬。进一步的刺激会使她眨眼睛、睁眼睛或作无规律的眼部运动。凯伦·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收缩和痉挛的现象,有时她会深深地打呵欠。由于长时间的卧床,她的身上就会发疹子,所以护士们会不间断地移动她,帮她变换姿势,给她洗澡。

刚开始面对凯伦·安的状况时,朱丽叶祈祷她的女儿能够回到自己和丈夫身边,即使女儿的脑部损伤不能治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朱丽叶开始接受这一切。在凯伦·安进医院6个星期后,朱丽叶开始认为是上帝要带年纪轻轻的凯伦·安去天堂。朱丽叶想起凯伦·安对她说过的一些不祥的预示性的话,对她这样一个健康的、年轻的姑娘来说,这些话是很奇怪的。凯伦要求她母亲保证在她死后将她的眼睛捐赠给眼库,并且她不止一次对她母亲和一些朋友说过她会很早就死去,在世界上消失。

朱丽叶感到很矛盾,她去向汤姆·特拉帕索请教,汤姆·特拉帕索是她所在教区的牧师,也是她的朋友。朱丽叶告诉他,她越来越感到或许用人工呼吸器来维持凯伦·安的生命的做法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特拉帕索认为这是无望的生命通过非常措施被无必要延长的典型情况。他说天主教在道德上没有要求信仰它的人们用非常措施延长生命。这种想法在16世纪,医学作为一种科学出现时就有了。在还没有麻醉剂的时代,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医学伦理问题被提出。

假设一个人的手或脚得了致命的疾病,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这个病人有没有义务为了维持生命而去承受手术中无法忍受的疼痛?天主教主张病人没有这样的义务。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病人可以选择死亡而不是让自己经历一个痛苦的手术,而这个手术本身也可能导致死亡。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肢被认为是“非常措施”,病人可以拒绝,即使拒绝这一手术可能使他失去生命。

朱丽叶·奎南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非常措施”这个概念,她问牧师是否认为维持凯伦呼吸的人工呼吸器是非常措施。特拉帕索回答说

他肯定是的。他的看法建立在1957年教皇皮奥十二世对麻醉师们的一次讲话的基础上的。教皇皮奥说到当没有康复的希望时,就没有靠医学仪器延长生命的道德义务。特拉帕索对朱丽叶打比方说:

通常,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处于痛苦之中,或者很幸运,他感觉不到疼痛,他的病被设计先进的大坝阻止了。自然要求死亡,大坝却阻止它的到来。如果你决定没有必要让大坝在那里并把它去掉,那么自然的过程就发生了。

现在这个决定关系到道德。你会问,让大坝继续在那里,是为了可以使这个人继续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是仅仅为了维持其生物组织功能?如果是那样,就是对生命,对人的尊严的亵渎。

虽然朱丽叶开始接受凯伦·安的死亡是必然的,但是凯伦·安的父亲约瑟夫,凯伦的弟弟约翰和妹妹玛丽·艾伦过了更长时间才开始接受她的状况。约瑟夫是二战中的老兵,在新泽西莫利斯草原的沃纳—兰伯特从事会计工作。他是最后一个放弃凯伦的。约瑟夫坚持认为凯伦·安有可能从昏迷状态中醒过来的征兆。可能有一天,当他的手靠近她的脸时,她会有反应地眨眼睛,接下来,如果凯伦能够不再靠人工呼吸器,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带她去亚利桑那州,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她康复有帮助。

但是,即使是约瑟夫也无法对凯伦·安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视而不见。一个被允许看望凯伦·安的记者这样形容她:

她(70磅)的身体就像是藏在被子下的小小的、圆形的土堆(事故发生后刚进医院时体重是115磅)。靠在外面的只有她的头和手。她的两只手放在胸前,长长的、惨白的手指直指地面,手指很硬、很细,就像铅笔一样。凯伦的头总是在动,前后伸来伸去的,做着古怪的旋转式的运动——仿佛在缓解僵硬的身体带来的不适。她那依然蔚蓝的眼睛,扫视着四周,从不集中在某一点上。她的嘴巴做着怪相,一

会儿张开，一会儿合拢，让人以为她在痛苦地无声哭泣着。她曾经黄褐色的、如洒满阳光的头发变短了，随意的一撮撮牵拉在脸上、额上。她的下巴往里缩进，使得上排的牙齿咬住了下面的嘴唇。所以，她的牙齿被保护性的塑料套包起来了。她身上由导管连接着许多仪器和吊瓶：两根细的导管插入鼻孔给她灌食；另一根将抗生素直接输送到肾脏；一根透明的软管通到她的上胸腔，发出劈啪的声响，将空气通过人工呼吸器输入凯伦的肺里。有时，她会发出低沉的呻吟声。

约瑟夫·奎南在7月中旬碰到汤姆·特拉帕索牧师，牧师使他确信天主教不要求让凯伦·安依赖人工呼吸器延长生命。到了月底，在约瑟夫碰到牧师后的两个星期后，也就是在他的妻子作出同样决定的两个月后，约瑟夫·奎南认识到：

她有永久性的脑损伤，她将死去。我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发生，但我再一次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安排每一件事，所以这一切的发生一定是有缘由的。你可以和医生斗争，和自然甚至是命运斗争，你可以认为他们都是错的。但是你斗不过上帝的安排，当我努力睡着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从现在开始，奎南一家会团结起来，为撤去延长他们的凯伦·安的生命非常措施而进行一场神学的、医学的、法律的斗争。对她来说，这意味着撤去人工呼吸器。

人工呼吸器是一个灰色的盒子，长三英尺，宽两英尺，大约两点五英尺高。连接着盒子的塑料导管通过起搏器而使她呼吸，然后抽入橡皮箍带里，这个箍带固定在胸骨上方的一个手术切口上。